

論蘇聯 文藝與 哲學的方向



大連大眾書店出版

L15

論蘇聯

文藝與哲學的方向

大連大眾書店出版

論蘇聯文藝與哲學的方嚮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出版
商務印書館
書店

印刷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經售者
各大書店

目 錄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	(一)
聯共中央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改進方法的決議(摘要)	(六)
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一二)
日丹諾夫在關於亞歷山大羅夫的「西歐哲學史」著作討論會上的發言	(三四)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圖對於日丹諾夫報告的決議	(六一)
「布爾塞維克」雜誌「評左勤科「日出之前」」的一段摘錄	(七〇)
列寧格勒作家會議上關於日丹諾夫的報告底決議	(七二)
論蘇聯文藝的方向	(七四)
蘇聯作家協會N鐵霍洛夫演詞的摘錄	(八三)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會議上西蒙諾夫演詞的摘錄	(八五)
惠賽耶夫演詞的摘錄	(八六)

高巴托夫演詞摘錄

(八八)

附錄：最近蘇聯文藝界的思想鬥爭

荃麟譯

(九一)

編後記

(九四)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

「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指出：在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和「列寧格勒」辦得完全不能使
人滿意。

在「星」雜誌上，和蘇聯作家的有意義的，成功的作品一起，最近還出現了許多缺乏意義的，在
意識上有害的作品。「星」的嚴重錯誤乃是把文學論壇供給一個其作品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作家左
勤科。「星」的編輯部知道左勤科早就專門寫作空虛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專門宣揚腐爛的無
需意識和缺乏政治的言論，想使我們的青年走入歧途並毒化他們的意識。左勤科最近發表的一篇小說
「猴子歷險記」（載一九四六年「星」第五、六期）對蘇維埃生活和蘇維埃人表示了卑鄙的誹謗。「
左勤科用畸形的漫畫的形式來描寫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人，誹謗地把蘇維埃人描畫成原始的、未開化
的、愚蠢的、帶着庸俗的趣味和風尚的人」。左勤科對我們的現實欺詐地無領式的描寫還伴隨着反蘇
的攻訐。

把「星」的篇幅供給像左勤科這樣的文學無賴與渣滓，所更難容忍的是「星」的編輯部明明知道
左勤科和他在戰時的不名譽的舉止，那時左勤科在蘇維埃人民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毫不幫助他

們，反寫下字像「日出之前」那樣令人憎惡的東西——這篇東西的評價，也像左勤科全部文學「創作」的評價一樣，曾在「布爾雪維克」雜誌上登載過。

「星」雜誌也在各方面使女作家阿赫馬托娃的作品普及化，而這位女作家的文學的與社會政治的面貌則是蘇聯公衆早就熟悉的。阿赫馬托娃是那與我們人民無關涉的空洞無意識的詩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詩篇充滿着悲觀主義與頹唐思想，顯露出那在貴族——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與頹廢主義——「爲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形成，不顧和自己的人民齊步走的舊沙龍詩歌的趣味，對教育我們青年的事業帶來損害，因而在蘇維埃文學中是難以容忍的。

容許左勤科和阿赫馬托娃在這雜誌裏擔任活動的角色，無疑地帶進了列寧格勒作家中間的意識分化和解體的因素。這雜誌上開始出現這樣的作品，它們培養起蘇維埃人所不應有的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諛媚精神。開始發表這樣的作品，它們浸透着憂愁、悲觀主義和對生活的失望（如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薩陀菲葉夫和康米薩洛娃的詩等）登載這些作品，編輯部就加深了自己的錯誤，並更加抑低了雜誌的意識水準。

容許在意識方面是不相關的作品侵入雜誌，編輯部也就降低了對印出來的文學材料的藝術素質的嚴格要求。這雜誌開始充塞着藝術上很弱的劇本和短篇小說（如雅格德費爾德的「時間之路」，斯蒂因的「天鵝湖」等等）。選擇刊載的材料時的這種潦草造成了該雜誌藝術水準的低落。

中央委員會提出：「列寧格勒」雜誌辦得特別不好，它經常把自己的篇幅供給左勤科的庸俗的、毀謗的文章，供給阿赫馬托娃的空洞的、無賂政治的詩篇。正像「星」的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的編輯部也犯了極大的錯誤，登載了許多貫穿對一切外國事物的諛媚精神的作品。這雜誌發表了許多錯誤的作品（如華爾夏夫斯基和列斯特的「柏林上空的故事」，斯洛尼姆斯基的「關上」。在

哈金的用文學打油詩的體裁寫的詩『奧涅金之歸來』中有着對現代列寧格勒的誹謗。』在『列寧格勒』雜誌上登載着大部是空無內容的，低劣的文學材料。

這怎麼會發生的呢？在列寧格勒——那似自己的前進革命傳統聞名的英雄城市，總是前進意識與前進文化的溫床的城市——出版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竟讓那與蘇維埃文學是不相干的缺乏意識無暇政治的言論侵入雜誌？

『星』和『列寧格勒』的編輯部的錯誤，其意義何在呢？

兩雜誌的領導人員，首先是他們的編輯薩揚諾夫和李哈爾夫，忘了列寧主義的那一論點，就是我們的雜誌，不管它是科學的或是藝術的，都不能與政治無關。他們忘記了，我們的雜誌乃是蘇維埃國家在教育蘇維埃人，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事業上的強有力工具，因此應當受那構成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這制度的政策——領導。蘇維埃制度不能容忍在漠視蘇維埃政策的精神上，在蔑視一切和無需意識的精神上教育青年。

蘇維埃文學，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的力量，就在於它除掉人民的利益，除掉國家的利益外，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的。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準確的教育青年，答覆他們的詢問，教育新的一代成為精神百倍、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的人。

因此任何缺乏意識、無視政治、『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是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對蘇維埃人民的利益有害的，在我們的雜誌上不應當有地位。

『星』和『列寧格勒』的領導人員的意識性不夠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就是這些工作人員並不是把準確地教育蘇維埃人和政治上指示文學家活動的利益，而是把私人的、朋友的利益作為他們對文學家的態度的根據，由於不願意破壞友好的關係，批評界也遲鈍麻木了。由於怕得罪朋友，顯然是不適

用的作品也得以刊載出來。這樣的自由主義——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準確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都作了友好關係的犧牲，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批評界啞口無言，——造成了這一局面：作家們中止了精益求精，喪失了自己對人民、對國家、對黨的責任感，中止了向前進步。

上面所敘述的一切都證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編輯部無力對付所負的事業，在雜誌領導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委員會確定：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特別是它的主席鐵靈諾夫同志不會採取任何措置去改善『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不僅不同左勤科、阿赫馬托娃以及他們相似的非蘇維埃的作家對蘇維埃文學的有害的影響作鬥爭，而且縱容與蘇維埃文學不相干的傾向和風氣侵入雜誌。

聯共（布）黨列寧格勒市委員會查到了兩雜誌的重大錯誤，避而不領導兩雜誌，反而供給與蘇維埃文學無涉的人，如左勤科和阿赫馬托娃，以佔據雜誌中領導位置的可能。更有進者，明明知道黨對左勤科和他的『創作』的態度，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卡普斯金同志和席洛柯夫同志）却以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市委員會的決議批准了『星』雜誌編輯委員會——其中包括左勤科——的新名單，雖然它對這一點是沒有權的。因此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列寧格勒真理報』也犯了錯誤，在今年七月六日的一期上登載了尤里·蓋爾曼的關於左勤科創作的可恥的捧拍評論。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對列寧格勒雜誌的工作沒有保證相當的控制。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議決：

（一）責成『星』雜誌的編輯部，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採取措施，無條件去除本法令中所指出的該誌的錯誤和缺點，改正該誌的路線，阻止左勤科、阿赫馬托娃以及同他們相像的人的作品侵入該誌，保證該誌的高度的意識與藝術水準。

(二) 由於目前在列寧格勒出版兩份文藝雜誌並無相當的條件，所以停止出版『列寧格勒』雜誌，把列寧格勒的文學力量集中在『星』雜誌周圍。

(三) 爲了在『星』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中實施相當的制度並大大改進雜誌的內容，所以在該誌設立一個總編輯和他屬下的一個編輯委員會，規定該誌的總編輯對該誌的政治意識方向和上面發表的作品的質素負完全的責任。

(四) 批准葉戈林同志爲『星』雜誌的總編輯。仍保留他的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副主任的職位。

(水夫譯)

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改進方法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聯（布）中央決議摘要

檢討劇場的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問題以後，聯共（布）中央認為劇場上演節目的編排，不能使人滿意。

劇場上演節目在現狀上的主要缺點，乃是以現時為主題的蘇聯作家的劇本，實際上已從全國最大劇場的上演節目裏被排擠出去了。在莫斯科藝術戲院所上演的二十部戲劇中，僅僅有三部是關於蘇聯現代生活問題的。在小戲院二十部劇中有三部，在莫市蘇維埃戲院九部中有三，在瓦赫丹高夫戲院十部有二，在卡梅爾奈十一部有三，在列寧格勒普希金戲院十部有二，在基也輔佛朗克劇場十一部有三，在卡爾科夫謝甫琴科戲院十一部有二，在斯維爾得洛夫劇場上演的十七部劇中僅有五部是關於現代蘇聯問題的。

上演節目顯然不正常的現象，越發在強化着了，因為在那少數經劇場演出過的以現代為主題的劇本中，還包含着缺乏力量的，缺乏思想的劇本（窩多皮亞諾夫的『被迫的降落』、徒爾兄弟的『生日』、雷巴克與薩甫琴科的『飛機遲誤一晝夜』、A·格拉得科夫的『新年之夜』、徒爾兄弟的『非常法律』、拉赫曼諾夫與雷斯的『林中窗』、勃高金的『女船手』，及其它數部）。在這些劇本裏把蘇聯人們描繪成醜陋的漫畫形式，落伍而又缺少文化，具有庸俗的趣味和道德，已經成了規律，而對於反派人物的性格却賦與了特別明朗的輪廓，表現着有力，而且很有經驗。在這一類的劇本裏，所描寫

的故事，經常是捏造和虛偽的，因此這些劇本就使蘇聯生活造成了不正確，歪曲的表現。大部份在劇場裏上演過的現代主題的劇本，都是違反藝術和幼稚的，寫的非常粗率 and 沒有文采，並且它們的作者們對於俄國文學和人民語言也都缺少足夠的知識。同時有許多劇場對於上演蘇聯生活的戲劇不負責任。劇場的領導人員們時常把這些戲劇派給次要的導演們導演，造成一場能力薄弱和沒有經驗的演員們的賭博，對於演出的藝術形式一點也不加以必要的注意。因而現代主題的腳本的上演便形成了灰暗而又缺乏藝術性。這一切都證明了許多劇場並沒有擔任了培養文化，進步的蘇聯思想和道德的工作。劇場上演節目的這種情勢，就是沒有能為勞動者們的教育利益而負起責任，而且是不應被容於蘇聯劇場的。

藝術工作委員會及許多劇場工作的最大缺點，乃是它們過於熱心上演古典題材的戲劇。現在在許多劇場上演的一些劇本裏，都沒有絲毫歷史和教育的意義，只是理想地描寫皇帝可汗和貴族們的生活（斯科利巴的『瑪爾嘉麗達娜瓦爾斯卡亞的故事』、哈直蘇庫洛夫的『侯列茲莫』、卡賽莫夫的『塔赫莫斯、霍仁斯基』、塔日白也夫的『我們是卡札赫族』、卜龍古洛夫的『伊獨凱和穆拉頹莫』）。

聯共（布）中央認為藝術工作委員會領導着一條錯誤的路線，再把外國資產階級劇作家們的劇本，排進了上演節目，『藝術』出版局依據藝術工作委員會的指示，發行了一冊現代英美劇作家的獨幕劇集。這些劇本是劣等的和下流的外國劇作品裏面的典型，公開地宣揚資產階級的見解和道德。藝術工作委員會最先發給全國各劇場許多劇本：毛力遜的『密斯特帕爾蓋爾暗殺案』、皮涅羅的『危險的年齡』、毛蓋麻的『圓圈』及『貝涅洛伯』、貝爾那爾的『我的咖啡』、拉比石與戴拉庫爾的『眼中灰』、高弗曼與哈爾特的『午餐時的客人』、克朗的『大名鼎鼎的美莉』、歐日葉和山得洛的『郭爾西康的復仇或舅舅的妄想』，及其它。這些腳本中的一部份已在劇場裏上演過了。劇場上演外國資產

階級作家的脚本，實際就是允許蘇聯舞台宣傳反動的資產階級階級意識和道德，企圖用仇視蘇維埃社會的人生觀來毒害蘇聯人民的意識，在意識上和生活中復活資本主義的舊習。藝術工作委員會在戲劇工作者之間大量地散佈和在舞臺上演這類的脚本，乃是藝術工作委員會的最大政治錯誤。

聯共（布）中央指出，藝術工作委員會是作了一部落伍的戲劇工作者的俘虜，把為中央與地方各劇場編排上演節目的權利從自己手中放棄了，使上演節目的編排成了自流的方式。

聯共（布）中央認為：劇場上演節目諸大缺點的主要原因，乃是劇作家們不能使人滿意的工作。許多劇作家脫離了現狀生活的根本問題，不明白人民的生計和問題，不會描寫蘇維埃人民的優秀的特徵和品質。這一群劇作家忘掉了只有積極地宣傳蘇維埃國家的政策，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教育勞動者工作的重要任務，因為政策是蘇維埃制度的生命基礎。

在劇作家們的工作上和劇場方面缺少了必需的聯系，和創造的協調。擔負了指導劇作家們的創造的工作，對於提高他們作品的思想藝術水準的工作一點也沒做。不為反對戲劇裏面的下流化和敷衍了事而鬥爭。

劇場上演節目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一個原因，同時也由於缺乏原則上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戲劇批評。在蘇聯報界僅有極少數的專門家擔任了戲劇批評的任務。報紙、文藝和戲劇雜誌上很少出現能善於客觀地和公平地分析脚本和舞台的演出新批評家。個別的批評家自己對於劇和演出的估價，不是為了蘇聯戲劇和劇場藝術的思想和藝術的發展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說：不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目的，而是以團體、友誼和私人的利益為目的。經常刊載的一些關於演出的論文，時常是些不通藝術的人們所寫的，在這些文章中，對於新演出的工作評論變成了不適合真正意義和演出水準的主觀的和任

性的評價。對於脚本和演出的批評，時常用些含糊的，讀者也不能瞭解的詞句寫成。

『蘇聯藝術』報和『戲劇』雜誌辦得簡直不能令人滿意。以幫助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們，理想地和藝術地創造完全價值的脚本和演出爲號召的『蘇聯藝術』和『戲劇』雜誌，對於良好脚本的擁護既膽怯，又笨拙，同時又止不住地誇獎那些平凡的演出，對於劇場和藝術工作委員會的錯誤表示沉默，這樣就養成了和蘇維埃報紙疎遠傾向和道德。戲劇批評在『蘇聯藝術』的篇幅上形成了通告的性質，批評家和戲劇工作者們的友情及私人的利益，在文章上壓倒了全國的利益。『蘇聯藝術』報，對於戲劇作品及劇場工作的評價，沒能站在正確和原則的陣線上，因此，不但不能幫助，甚至於妨礙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戲劇批評的展開。這種戲劇『批評』的實際存在，以致使少數的批評家、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喪失了對人民所負的責任，停止前進，而且不能幫助蘇聯藝術的未來發展。

聯共（布）中央決定：

一、藝術工作委員會主席赫拉普琴科同志，負責在最短期間內，根除本決議中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及錯誤。

二、聯共（布）中央考慮到劇場在實行對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工作的重要，命令藝術工作委員會及蘇聯作家協會常務委員會對於蘇聯現代的上演節目的編排應集中注意。

聯共（布）中央對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提出了一個任務——創造在藝術態度上特別明朗的和充滿價值的，描寫蘇維埃社會生活和蘇維埃人民的作品。劇作家和劇場應該在脚本裏和演出上表現蘇維埃社會生活是在不斷地前進着，一切都爲了蘇維埃人民氣質的優秀方面向前發展，而且他們是用着在偉大的祖國戰爭時期所表現的力量在前進。號召我們的劇作家和導演們要積極參加對蘇維埃人民的教育工作，答覆他們的具有高級文化水平的問題，要把蘇聯的青年教育成活潑的、樂觀的、忠於祖國和確

信我們事業的勝利，不怕任何阻障，善於克服一切困難的人。同時號召蘇聯的劇場，要表現這些品質並不是僅存在於個別的選擇出來的人或英雄的身上，而是存在於幾千萬的蘇維埃人民身上的。

必需使所有善於創造戲劇作品的作家們，積極地創造地參加到編排，那種品質適合於現代觀眾的劇場上演節目的具體工作上的。

三、藝術工作委員會必需擔負在每年在每一家劇場裏至少要組織上演兩三部以現代蘇聯為主題的在思想和藝術方面屬於上品的新劇，以為基本的實踐任務。

各劇場必需從根本形式上改善上演現代蘇聯劇本的品質，為這些劇本的演出，要選擇優秀的導演和演員，使出演的藝術形式成為上品。

四、建議藝術工作委員會要把思想空洞和缺乏藝術性的劇本從上演節目中剔除出去。要經常監視，勿使錯誤的，空洞的，沒有思想和缺乏價值的作品侵入劇場。

五、應當承認批評對於戲劇藝術發展的重要任務，『真理報』，『消息報』，『共產青年同盟真理報』，『勞動報』，『蘇聯藝術報』與『文學報』的編輯局應當在報紙上注意到刊載政治觀點成熟的，有戲劇和文字修養的批評文章的工作。有系統地發表關於新劇本和演出的文章，和戲劇批評的脫離政治和思想空洞的傾向進行決戰。

各共和國報紙，邊區報紙，及州報紙的編輯局，必需有系統地登載關於當地劇場新劇演出的論文和批評。

六、聯共（布）中央指出：在把蘇維埃的劇本向劇場裏推進上的嚴重阻障，就是有權利刪改和通過劇本出版及在劇場演出問題的裁判官和個別人物太多了。各地的藝術管理局，各共和國藝術工作委員會的上演節目總會，藝術工作委員會戲劇總管理局，該委員會的藝術理事會、劇場領導者、編輯局

和出版局的工作人員，都從事審查劇本工作，這就造成了有害的拖延和不負責任了，而且妨礙了迅速的把劇本向劇場的舞台上推進。

向藝術工作委員會建議：要掃除一切妨害蘇聯劇作家的脚本發表，傳播和在劇場上演的障礙，把從事審查劇本的裁判官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把在委員會內應及時和迅速審查蘇聯劇作家所寫的劇本這個責任由赫拉普琴科同志個人來負起。

七、聯共（布）中央確認：藝術工作委員會的藝術理事會在改善上演節目的品質，在提高其思想和藝術水準工作上，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務，故步自封地領導工作，它的結果沒能成為戲劇界廣大社會的業績，沒能在報章上反映出來。

藝術工作委員會必需認真地改善藝術理事會的工作。在藝術理事會的會議上，實行對新脚本和劇場演出的批判的分析。藝術理事會的工作材料放在『蘇聯藝術報』上發表。

八、准許藝術工作委員會同蘇聯作家協會常委於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組織全蘇聯現代優秀蘇維埃劇本的懸賞競賽。

九、考慮到各聯邦及各自治共和國各劇場上演節目的非常狹小的限制，以及當地劇作家們的對於遼遠的過去的題材的迷戀，藝術工作委員會必需採取方法將蘇聯劇作家的優秀劇本翻譯成蘇聯各民族文字，同時並能排入各共和國的劇場上演節目。

十、委任藝術工作委員會同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於今秋召開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會議，討論上演節目及劇作家與劇場共同創作的工作問題。

（譯自十月三十日『俄語』報）

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文學必需善於描寫正常現象與典型，領導思想，服務人民。堅決反對現實生活的歪曲

同志們！

從中央的決議裏闡明『星』雜誌最大的錯誤，乃是把自己的數頁篇幅，獻給了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的文學『創作』。我想，在這裏我沒有必要再引用左勤科的作品『猴子歷險記』了。大概諸位已經都讀過了它，知道

的或許比我更要詳細。左勤科這篇『作品』的意義，是將蘇聯人民描寫成爲一群怠惰和畸形的人，是一群愚蠢而又落後的人。左勤科絲毫也不考慮蘇聯人民的勞苦，努力和英勇的行爲，蘇聯人們高尚的社會和道德。這種題材在他的作品裏一向是沒有的。左勤科這個市儈和壞傢伙，爲自己選擇了的經常的題材，便是發掘在生活中最低級和瑣碎的方面。這種生活瑣碎的發掘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所有小市民階層作家們的素質，左勤科也屬其內。高爾基在他的當年關於這方面說得很多。諸位還記得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時，曾嘲笑過那群所謂『作家』們時說：除了在廚房和澡塘裏煤煙以外，再遠一點就甚麼也看不到了。『猴子歷險記』並不是左勤科脫出他一貫寫法圈外的東西。這篇『作品』在批評界的視線裏，只認爲他是左勤科所有的文學『創造』中，一切否定的表現最明顯的一篇而已，顯然地，左勤科自從撤退一直到返回列寧格勒以前，他寫出了許多東西，都象徵着他不善於在蘇聯民衆的生活裏找出任何一種正常的現象，任何一個正常的典型。同樣的在『猴子歷險記』